

# “城市怀乡”的实感书写

## ——笛安小说论

张自春

DOI:10.14065/j.cnki.nfw.2015.03.028

**笛**安的创作主题,无论是都市青年的生活状态,还是老年痴呆症患者、独生子女、城市底层人物的命运,或是现代城市家族的复杂性,都与城市密切相关。她笔下的人物都对城市生活有着浓厚的“乡愁”,即,对城市家乡的深深的热爱、眷恋之情。这种“城市乡愁”,使得这些人以一种“现世姿态”积极面对城市生活。通过对基于自身经验的“城市乡愁”和城市生活的“现世姿态”的表现,笛安以全新的视野来审视现代城市生活,其城市文学写作独具特色。

### 一、“城市乡愁”的诗意表达

在众多80后作家中,笛安很难得地对城市文学有浓厚情感并对其有深刻的认识。她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当下语境中建构城市文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其实还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描写都市的卓越的文学作品。”她说道,“所谓‘都市文学’指的并不全是描写工业化或后工业时代的城市生活,不全是描写大城市里的生存状态,更重要的,是一种只可能诞生于都市中的情感模式,用我自己的更为文艺腔的表达,所谓都市写作,一定要有的,是对于都市的乡愁。”

笛安所说的“对于都市的乡愁”,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是对城市这个唯一家乡的特殊、复杂的情感,其二是生活于城市中的人的复杂生活情绪与态度,这两方面的内涵,我们在笛安的表达基础上稍加提炼,不妨称之为“城市乡愁”。对“城市乡愁”的表达,是笛安小说中的重要主题,而这种表达,首先源于她对家乡太原的特殊情感。对笛安来说,太原这座“暗沉的工业城市”“闭塞、冷漠,没有艺术,没有生机”,却让她产生了眷恋之情,如笛安所言,“可是我没有想到,在我真正离开家乡的时候,我开始写作。因为我很想念它。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居然会这么想念它。这个位于一个贫瘠而辽阔的高原上的城市,每年春天都会刮着至情至性的长风。我这才知道我原来是眷恋它的。”这种眷恋之情出自笛安对于从小生长的太原城的深刻把握,成长体验让她对这座城市有了无法割断的联系,这座城市的“春天,沙尘暴撕裂天空的声音永远沉淀在我灵魂最深的地方,不管我走到哪,不管我遇上过什么人,什么事情”。给笛安留下

不可磨灭的印象的,何止这些,这里的生存景观、人文环境都赋予了笛安书写的可能。因此,笛安的小说大多以“北方高原上的工业城市”龙城(太原的另一种叫法)为背景,或者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主角从小成长于龙城,他们的童年记忆、成长经验都被这座城市塑造着,他们对它有说不清的情愫,就像《告别天堂》中的周雷一样,对这座城市数落一通,甚至“恶狠狠地咬了咬牙”之后,又真情表白“我已经背叛了你无数次,我以后还要再背叛你无数次,但是你知道吗?我他妈的,爱你”。

笛安认为城市文学应该有一个“都市审美体系”:“首先包括人和人之间疏离带来的安全感,包括一些蔓延到天边撞上了落日的高速公路,以及这些公路边那些间距像星星一样的加油站,包括人们在漂泊中所体会到的只有‘漂泊’本身才能抵消的失落,包括交给所有工业产品的那种真挚的柔情。”这正是她笔下的“城市乡愁”的另一个层面,即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复杂情感。这种情感表现在多个方面,如西决、东霓、周雷等人虽然厌恶他们的家乡城市却心甘情愿地回到那里生活的矛盾性,如雪碧赋予了自己的玩具小熊以“弟弟”般的生命和感情的怪异,又如年幼的情侣丁小洛、罗凯坦然奔赴死亡的荒诞。

笛安笔下的“城市乡愁”,其一,表现于人物对城市的眷恋之情。笛安笔下的人物绝大多数生活于城市,并且对城市有着深深的热爱之情,而这种热爱是普通的真实情感,并非前辈作家们所批判的变态、扭曲的欲望化情感。笛安小说中出现得最多的城市是“龙城”。在她笔下,“龙城”是一个“贫乏的北方城市”,它“充斥着钢铁、工厂的冰冷气息”,它“空气永远污浊,天空永远沉闷,冬季永远荒凉,春季永远漫天黄沙”,然而,正是这个“糟糕的城市”,总是吸引着她笔下的人物在此生活。《告别天堂》中的宋天杨,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城市一所医院当护士,并乐观地告诫自己“要知足”;周雷在全国多个城市闯荡多年之后,也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城市,过起看似飘忽却自得其乐的生活。“龙城三部曲”(即《西决》《东霓》《南音》三部以龙城郑家为背景的长篇,以下简称“三部曲”)中的西决,大学毕业之后,与女友回到龙城工作、生活,连性格张扬、能拼能闯的东霓,在中国南方、新加坡、北京、美国等地游荡多年后,也回到龙城开起了自己

的酒吧。对这些人物来说,这座城市是他们的唯一居所,也是他们最后的避难地,它“会在那个时候弥漫出一种同舟共济的温暖,虽然只是暂时”(《芙蓉如面柳如眉》)。他们习惯了这座城市中冰冷、糟糕、时而又显露出温馨的生活,他们在此上学、听音乐、看电影、谈情说爱、与人交往,体验着人的生老病死。他们也会离开龙城,但是,离开龙城,他们往往又钻进另一些城市,如《姐姐的丛林》中的林安琪到了某“南方城市”、《怀念小龙女》中的海凝到了龙城以外的某北方城市,其他人物还去了广州、北京、上海,甚至巴黎、新加坡城等城市。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城市中,这些人彼此算计、互相保守秘密又出卖彼此的秘密、回味着过去而又被过去束缚着。但即便遇到各种挫折,他们并未想要远离城市——城市生活对他们来说是日常的、不可或缺的,他们对其生活方式已有强烈的认同感,并将城市看作他们唯一的“故乡”,因此即便城市有恶劣的风沙、有雪灾、有污染,他们也不会对城市表现出强烈的厌弃感,也不向往乡村生活。长期生存的城市给了他们太多的记忆,也给了他们熟悉的安全感,当他们的经历让他们无法忘却人与人之间疏离的疼痛感时,有的人选择了离开,有的人选择了坚守,但无论如何,他们总选择在城市中落脚,并全力以赴地适应城市生活、享受城市生活。

其二,“城市乡愁”表现于对复杂的成长经验的缅怀。笛安的很多小说都涉及成长的疼痛,如《姐姐的丛林》《请你保佑我》《宇宙》以及《莉莉》等,表现出青春成长中的怅惋和对命运选择的困惑。《告别的天堂》这部有着作者成长痕迹的小说,其主题就是青春、爱情、成长。小说中既有龙威、袁亮、张雯纹、罗浩等少年的早熟,也有江东、天杨、周雷、肖强、方可寒等人之间复杂的青春成长记忆,这些内容都以成人视角呈现出来,以成人的眼光去观照青春期复杂的人际关系,富含对成长经验的总结、缅怀意味。《光辉岁月》中,谷棋和“陈浩南”因为手机铃声《光辉岁月》相见恨晚,他们共同回忆起他们生命历程中的“那个时候”“八十年代”“1998年”“2001年”等逝去的时光,他们怀念着曾经流行的歌曲,分享着曾经有过的寻呼台记忆,对比着电脑时代、手机时代到来对生活的影响,小说中充满对成长记忆中的往事已无法重现的感伤和无奈,而谷棋对过去的回忆,正是对她所生长的龙城历史变迁的记录。

笛安在谈及其第一部长篇《告别的天堂》时曾说:“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献给我故乡的朋友们’。那时候我们几个人曾经像兄弟姐妹一样一起面对过很多成长中的问题。如今我们都离开了故乡,他们几个人散落在中国大江南北的陌生城市里。”她的小说中对成长记忆

中的友情、爱情的感怀,对逝去岁月的怅惋,也是其“城市乡愁”的组成部分,那些回不去的岁月,凝结着记忆中的喜怒哀乐,让作者及其笔下的人物缅怀之余又无限感伤。她笔下人物对已逝去的生活、经历的感怀,也是他们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生活的留恋。

其三,“城市乡愁”表现于人物心理的复杂性。或许因为对城市生活过于眷恋,笛安笔下的人物都能够与城市“坦诚相见”,将真实的自己袒露于现代城市生活中。因此,这些人物既有变态、阴暗、孤独和失落的一面,也有自责、反省和自我救赎的表现。他们中有的人为了爱情、为了舒适的生活,积极寻找着、探索着,为此付出代价;有的人则默默地承受着,看着别人的悲欢离合,要么伸出援助之手,要么做出意想不到的伤害行为。《怀念小龙女》中的海凝、《请你保佑我》中的“我”、《芙蓉如面柳如眉》中的孟蓝,因为隐藏多年的嫉妒、自私的爱,做出残忍的举动,制造了悲剧,海凝毁坏小龙女的名誉,“我”让宁夏的命运很曲折,孟蓝甚至毁坏了夏芳然的容貌。《塞纳河不结冰》中的苏美扬甚至因为“只是寂寞”跳河自杀,在异国他乡结束了生命。《威廉姆斯之墓》中的“我”,因无法忍受父亲的自以为是和铁律家教而与其决裂、离家出走,但当得知父亲病重需要做肝脏移植手术时,“我”回到了离别四年的父亲身边,并将自己的肝脏移植给父亲,而她从别人口中听到的父亲的“忏悔”,也足见父亲跟“我”一样矛盾。小说中的“我”与父亲,看似有无法释怀的隔阂和仇恨,却彼此深爱着,又无法表达出来。这种纠结心态,导致了“我”的乡愁的滋生,也让“我”和父亲的失落无法消解。

笛安笔下这些人物大多都“做过错事”,虽然“错事”的性质和影响各不相同,有些甚至已无法补救,但这些人都有忏悔情结,他们内心深处深深的自责和忏悔,显露出他们寻找救赎的可贵精神。“三部曲”中的大伯和伯母,彼此之间感情深厚,却总是残忍地互相打骂和虐待,当大伯病危时,伯母一反常态,精心照顾大伯,大伯死了她却不愿意面对事实,她隐瞒真相,仍精心照料着大伯的尸体,东霓虽然以自己 and 方靖晖先天残疾的儿子来要挟方靖晖,以获取金钱利益,但她最终忏悔了,与方靖晖愉快相处,在抚养孩子上做出了让步。《洗尘》中,“他”在自己死后宴请其在世时深深伤害过的几个死者,为他们“洗尘”,以完成忏悔。在《怀念小龙女》中的海凝、《请你保佑我》中的宁夏、《南音》中的南音等人物身上,均有类似的忏悔表现。这些人物都做过各种错事,或者让人无法理解的行为,他们很清楚自己的行为,却无法停止,事后又陷入不尽的失落中而不断寻找自我救赎的可能性。笛安在这些人身上了表现出了普通人复杂的日常

心态,真实而不乏深刻。

其四,“城市乡愁”还表现于对精神寄托的寻找。笛安在其小说中开拓了想象的空间,在生活实体之外提供精神寄托和精神安慰。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童话想象,笛安甚至写过中篇童话《莉莉》,描写了狮子莉莉与猎人、狮子阿朗、猎犬巴特之间的真挚感情,探讨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感情的可塑性。《南音》中,外星小孩、小熊、小仙女对于姐姐的寻找,实际上是一种对生存信念、对彼此亲近的安全感的寻找,虽然最终没找到姐姐,但它们感受到了一种温馨。《请你保佑我》《西出阳关》《胡不归》等小说中出现的人物与上帝的交往、对话,也极富童话色彩。这些童话色彩的存在,对于调节小说气氛,表现人物理想,有着重要作用。对现实生活以外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想象,表现出现代人面对生活的复杂情感。第二是小镇想象。笛安似乎对小镇有着浓厚兴趣,其作品中常出现“小镇”。《南音》中多次提及“小镇”和“小镇老人”,南音所编的童话以小镇结束,伯母再婚,婚礼也在郊外小镇上举行,笛安甚至给小说集《妩媚航班》的后记冠以“那个小镇上”之名,足以看出笛安对小镇的迷恋和钟情。笛安笔下的“小镇”上总是有雪、有孤独的房子、有卖风筝的老人,看上去美好,却也孤独、荒凉。她以幻想的小镇,描绘出某种超脱于城市生活的理想。正如她在《那个小镇上》中所言:“后来,我就把那个寂静雪白的小镇写进了我的小说里。它不止一次地出现在女主角南音的梦中。那其实也是我的梦想。……我渴望着终有一天,我和我所有的小说一起,被埋葬在这样的小镇上,在积雪堆里,在这种人烟稀少,雪像是有生命的异乡。”这种理想至少表明,笛安及其笔下人物,在充分体验着城市现世生活时,也曾将小镇作为遭遇困境时的一种寄托,也幻想过有一个小镇能够安静生活。

## 二、城市生活的“现世姿态”

无论是对城市的眷恋、对成长经验的缅怀,还是对复杂心态的无奈,或是在城市生活中寻找某种寄托,浓厚的“城市乡愁”让笛安及其笔下人物对生活表现出一种积极姿态,他们以“活在当下”的姿态坦然面对生活中的一切。不管是面对历史、社会事件,还是面对现实人生,他们都能以正常心态对待和思考,既不虚夸和理想化,也不消沉堕落,这种姿态,不妨称之为“现世姿态”。笛安笔下这种“现世姿态”都真实可感,能让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仿佛说的就是读者自身。但笛安笔下的现世姿态又是改造过的现实,而非原始的现世实录,笛安说:“我不喜欢百分之百接地气的作品,我觉得如果百分百还原繁琐人生就是创作的话,那大家为什么还要看我写

的东西呢?”因此,笛安对现实生活做了一定的改造,让它变成具有她自己的理想风格的城市“现世”。笛安笔下的城市“现世姿态”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积极乐观的生活姿态。从《姐姐的丛林》开始,笛安就给人展现出一种积极、坦然面对生活的姿态。小说中的绢姨,虽然与自己的姐夫的关系败露,被迫另寻地方居住,但她并未因此感到尴尬,而仍平常地与林家所有人来往。其后《告别的天堂》中,不仅年幼的白血病患者袁亮、龙威、张雯纹等人坦然面对病魔,甚至告别人世,而靠肉体买卖以获得生存的少女方可寒,更光明正大地面对自己的“妓女”身份,对生活中的友人,她也显得异常豪迈,在面对病魔和死亡时,她也以平常心对待。《圆寂》中的残疾乞丐袁季,虽然地位卑微,而且曾遭遇过流氓的毒打、哥哥的疏离,但他仍以积极、满足的心态面对自己的生活。“三部曲”中的主要人物西决、东霓和南音,都遭遇过困难和痛苦,虽然他们也有过消沉、失落的时候,但他们能很快从中走出,以全新的姿态面对生活。这些人物本身都充满自信,就如《告别天堂》中的夏芳然一样,曾经的美丽消弭不了她被毁容后的尊严,她仍然能以正常心态过着自己的生活,也像《请你保佑我》中的“我”一样,“固执地相信着,我总有一天会从我生活的这个衰败的、陈旧的世界里飞起来”。这些现代都市中的青年男女,没有沉重的社会、家国使命需要完成,因此他们以一种“活在当下”的姿态积极享受着现世生活,他们热爱着自己所生活的城市,并以坦然的姿态面对它。

其二,市民化的价值立场。如果前辈作家笔下的批判国民性、揭露人性,表现崇高的革命理想、个人理想、社会理想,或者揭露个人欲望、探索文学技巧等构成了严肃的文学生态,那么,在笛安这一代作家笔下,极具时代感的市民价值、普通人的生存常态则成了文学表现的主要对象。当下性的市民生存状态是笛安小说中的主要表现对象。《姐姐的丛林》中,林北琪长相普通,找对象将成为问题,而谭雯又要借机与林家人靠近,以获得考取林教授博士的优势,这正好构成了“交换”的可能,因此林太太百般撮合他们。《南音》中,西决“杀人”后,苏远智的爸爸便对“准儿媳”南音和郑家变得冷淡,昭昭的爸爸因工厂发生事故,破产入狱,亲戚朋友们对他们一下子冷淡了下来,身患绝症的昭昭,走投无路之下,在医生面前主动“脱下了衣服”。《东霓》中的江蕙本来决意与西决分手而到北京发展,得知西决将获得一大笔遗产时,又回到了龙城。《光辉岁月》中谷棋的父母、《圆寂》中残疾乞丐袁季的哥哥等无不如此。笛安笔下这些人物都深谙城市生活的“交换法则”,也深知在利益面前的取舍标

准,他们以一种市民化价值立场追求对自己有益的生活。

其三,爱情的多重面孔。到目前为止,笛安作品中描写爱情的占大多数,《告别天堂》《芙蓉如面柳如眉》和“三部曲”五部长篇基本都以爱情为主线,中短篇《姐姐的丛林》《怀念小龙女》《宁夏》《光辉岁月》等也以爱情为主题。笛安对爱情题材有特别强的把握能力,笛安说“我喜欢写爱情,可是在我这儿,爱情不是一样干净美好的东西,可是就是不能没有”。她笔下的爱情是复杂多变的,既有西决父母的殉情之爱,也有东霓父母互相伤害的爱,既有南音父母平淡却深厚的感情,也有绢姨、东霓跨越国境的轰轰烈烈的爱,既有林安琪、张普云等潜藏在心底的默默的爱,也有《威廉姆斯之墓》中“我”的叛逆的爱,既有《请你保佑我》中的“我”对金龙、“三部曲”中西决和东霓之间的病态的、乱伦的复杂感情,也有《姐姐的丛林》中林北琪对绢姨的同性之爱,更有《芙蓉如面柳如眉》中丁小洛和罗凯、《告别天堂》中张雯纹和罗小皓之间早熟的、单纯的爱。无论这些爱怎么变化多端,笛安都如实、客观地将它们呈现出来,让她笔下的人物积极寻找、体验着他们的爱情。然而,笛安并未简单地描绘爱情,如同她在《告别天堂》和《芙蓉如面柳如眉》后记中所说,她在这些复杂多样的爱情中加入了尊严、美、信仰、忏悔和奉献等内涵。因此《告别天堂》中的方可寒,虽然以肉体作为交换金钱的砝码求得生存,却赢得了宋天杨、江东、肖强等人的友谊和爱情,《莉莉》中的狮子莉莉最终选择了回到失明的猎人身边,“三部曲”中的西决最终正常面对自己与“前女友”陈焉和小叔的关系,苏永智选择原谅出过轨的南音等,也都是出于对复杂爱情的追求与坚守。这些附加了道德、人性力量的爱情,让笛安的小说充斥着精神力量。

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挫折、面对利益取舍和复杂的感情时,笛安笔下的人物以一种“对自己有益”的标准泰然处之,他们热爱着自己,也热爱着他们所生活的城市及其生活方式。然而,现代生活中安全感的游移、人际关系的复杂和物质对人的冲击,又激发出他们的“城市乡愁”,“城市乡愁”又让他们更加珍惜生活,珍惜他们所拥有或者曾经拥有的一切。

### 三、笛安城市文学书写的独特形态

笛安以自己的城市生存体验为基础,将笔下人物的生存传奇表现出来,也将他们的价值理想间接表露了出来。在论及自己的创作时,她说:“我们的父辈年轻时候的中国,‘城市’是存在的,但是没有‘都市生活’,更谈不上有完整的都市文化。所以,对于中国的年轻人,特别

是青少年来讲,‘80后’作家们的作品的确能够提供一种他们熟知的情感模式。”上述的“城市乡愁”与城市“现世姿态”,正是笛安此处所言的“情感模式”。这种特殊的“情感模式”造就了笛安的城市文学特色,让其城市文学自成一体。

在1990年代以来形成的北京、上海、武汉、南京、苏州、天津、西安等诸多城市“城市文学”多元并存的格局中,笛安无疑是龙城文学(太原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但是笛安笔下的城市书写又与池莉、方方、贾平凹、叶兆言等前辈作家有所不同。池莉、贾平凹等前辈作家因为出身农村或者经历了城市书写受压抑的年代,其城市书写更多地染上了主流意识文化色彩,其中涉及的“乡愁”也更多的是针对乡村或农业文明,因此他们的城市文学书写虽然不乏深刻和老到之处,但就客观反映城市来说,还有所片面。相比较而言,笛安等所谓的“文二代”对城市生活有着更为复杂而真实的体验,在客观表现现代城市生活状态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方面,他们的父辈已完成了从乡村“进入”城市的使命,他们从小就生活在城市文化背景中,对于城市的体验和记忆远多于父辈们走出来的乡村;另一方面,他们的年代里,乡村价值和传统观念已不是唯一的标准,他们能够大胆、公开地融入甚至参与建构城市生活,并表达对城市的热爱。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他们的父辈受成长环境影响,很多人在写作中偏重乡村化题材,而‘文二代’则是在城市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批作者,这已经给差异化造就了强大的前期铺垫。”<sup>①</sup>即便与同辈作家相比,笛安的城市文学也没有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人的过分的叛逆和浪漫,也没有春树的个人化的后现代情绪,更没有郑小驴的沉重辽远。她只是以一种客观可感的真实感情,书写出她所谓的80后熟知的情感模式。

笛安的城市文学涉及面是广泛的。她不仅写出《姐姐的丛林》《告别的天堂》《芙蓉如面柳如眉》等处理青春、成长、爱情的作品,还写出了“龙城三部曲”、《威廉姆斯之墓》等处理家族、亲情题材的小说,还将触角伸向其他作家很可能忽略的地方,如“三部曲”中的外婆、《西出阳关》中的老者身上体现出的老年痴呆问题,《宇宙》中的“我”、“三部曲”中的雪碧身上体现出的独生子女的孤独感,《圆寂》中的袁季身上残疾人问题,《胡不归》中的老人对长寿的困惑等。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也许是城市生活中的异类,但是他们仍然有着他们独特的“城市乡愁”,也有着他们各自的生活姿态。对这些“非普遍”现象的关注,让笛安笔下的生活充满真实感。笛安通过对其反映,有力地塑造了人物形象,也将现实生活的多样性表现了出来。

笛安的城市文学是真实客观的。她的城市书写是温婉克制的,她不如20世纪30年代上海“新感觉派”那样现代和先锋,也没有卫慧、棉棉那般自我和叛逆,更不像多数新文学作家那样站在“主流价值”“启蒙”等立场批判城市,她以一种现世感表现出城市生活的乡愁。她笔下的龙城是实实在在的龙城,人们对龙城的感情也是真实而矛盾的,他们偶尔也会为这个“古老的城市”自豪,也会抱怨这座城市的污染、风沙和冰冷,但更多时候,他们只是关心着他们的现实生活中,如同《圆寂》开头所说的一样,他们有太多的事情,如房价的快速上涨、股票问题、面对豪车的羡慕等等,需要去关心。这正是现代快节奏生活中人们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笛安还常常在其小说中反映社会事件,如《西决》中的2008年雪灾,《东霓》中的“汶川地震”,《姐姐的丛林》中1999与2000年之交的青年心态等,这些实实在在的现实的插入,拉近了读者与作品的距离。笛安通过笔下人物对现世生活的真实体验,将他们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复杂心理表现出来,其“城市乡愁”也在故事叙述中得到自然流露。

笛安的城市文学还富有戏剧化效果。其小说中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命运,都充满戏剧性。《姐姐的丛林》中的林安琪,上高中时就喜欢“成年人”谭雯,而谭雯与其姐姐和娟姨都有关系,作为少女的她,无法将对谭雯的感情表现出来,但恰恰是她,最终赢得了谭雯的爱情。《请你保佑我》中的宁夏,小时候幻想着要住城市的高档别墅区,其后虽命途多舛,她的愿望却实现了——她作为别人的“情妇”住了进去,可不久之后,其“情夫”被人杀害,她只得离开,最后沦落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杂货店老板娘。《怀念小龙女》中的海凝竟然偷偷与自己闺蜜小龙女的情人在一起很久,并且最终完全赢得了他,成了他的妻子。《东霓》中,东霓收养的小女孩雪碧,竟然是她上大学时的私生女……《胡不归》中的老人的长寿、《圆寂》中的张普云的命运的改变、“三部曲”中的西决的命运变化等,无不具有戏剧化效果。这些人物命运曲折、离奇、荒诞,他们的目标、理想的实现或命运的改变都很偶然,甚至只是巧合。笛安给这些人物安排了一个城市生存空间,其中总充斥着不安全、不稳定因素,也许笛安想通过这样的描写,表现现代生活中,作为主体的人的无力感,以及“城市乡愁”的复杂性。

通过对复杂的“城市乡愁”和城市“现世姿态”的表现,笛安试图展现出当下时代的城市生活图景。城市文学是199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探讨过的问题,有学者曾指出“准确地说,只有那些对城市的存在本身直接表现,建立城市的客体形象,并且表达作者对城市生活的明确反思,表现人物与城市的精神冲突的作品才能称之为典型

的城市文学”<sup>⑩</sup>。笛安虽没有从学理层面深层次探讨中国城市文学成功建构的可能性,但她笔下的城市文学书写,已很接近学者们的城市文学预期。而在其《都市青春梦》一文中,笛安不仅表达了自己“完成一种个人化的,都市乡愁的表达”的文学理想,更表现出她主编的《文艺风赏》建构城市文学的野心,她说,“我们渴望在我们的《文艺风赏》中,逐步地探讨都市文学和都市文化的审美核心,想要建构关于今天中国都市在文学和艺术的创作中完整的意象和图景。以及,尊重和肯定在这样的建构过程中,所有‘个体’的意义和价值。”如果沿着这种理想去奋斗,可以想象,经过她们的努力,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将会更加完善和成熟。

笛安的创作在技巧、语言上也取得了令人佩服的成就。技巧上她钟爱和擅长第一人称“众声合唱法”,每一个角色都用第一人称叙述,但情节上又紧密关联,互相补充。最初的《姐姐的丛林》就显示出笛安把握这种写作的能力,其以人物为标题的章节给人一种记人散文的感觉,同时,她将复杂的人物关系和事件讲述得精彩动人且条理清晰。其后的《告别天堂》中,她让所有出场的人物都以第一人称来叙述,但故事发展却有条不紊,张弛有力。“三部曲”中,第一人称的运用也恰到好处,叙事口吻与人物角色、性格达到了很好的统一。大概为避免读者长时间阅读第一人称叙事的疲劳,《南音》中插入了以第三人称叙述陈宇呈的故事的“幕间休息”,更给人以全新的体验。笛安对语言文字的把握和运用能力也令人惊叹。作家刘恒说:“她的文字展现了超越年龄的睿智、沉稳和娴熟,所谓惊艳便是艳在这个地方,也是惊在这个地方”<sup>⑪</sup>。苏童也说:“她的文字或跑跳,或散步,极具自信心,有耐性,也有爆发力,当然,偶尔会有算计,一切都显得行云流水,而且心想事成。”<sup>⑫</sup>的确,笛安的文字有其朴实、通俗之处,也有其华丽绮彩之美。在描写人物、事件的时候,她能准确地用语言表达出人物的精神状态,在需要抒情的时候,她能用或粗粝,或细腻,或苍劲有力的语言,表现出人物情感倾向。

深刻的内涵加上圆熟的技巧和精美的表达,使笛安的小说可读性很强,有论者认为她“既有着‘80后’一代的想象特质,又有着传统的文学的技法与朴质,散发出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味道”<sup>⑬</sup>。这也是笛安的尴尬:一方面,由于作品的畅销被看作是市场化写作者;另一方面,其作品中特有的气质又深受“严肃文学”论者垂青。无论如何,在文学写作多样化、文学性逐渐离散到影视、网络段子等领域的今天,单纯用一种标准衡量文学是褊狭的。尽管笛安的创作在题材上仍有一定局限性,故事戏剧化倾向也较为普遍,但笛安的城(下转第136页)

称赞说这“是他的人品,也是书品”。他也总是能在艺术中见出作者之心胸与修为,他说庄瑞明画作:“不在一丘一壑,而在对世俗、对红尘之超越。”他论施子清书法:“吾于其署书,见浩然之志;于其楹联,见诚正之心;于其行草,见潇洒之姿;而于其卦象,见其古文化之修养乃至宁静淡泊之情怀;于其点画,想见欣然自得之状。”秦岭雪更进一步指出这种品性修为之途。他说学书法“必须读书,要成为出色的书家必须大量阅读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并强调“长期浸淫于儒学和诗学,实际上是一种艰深的旷日持久的修炼”。

因此,他记篆刻家王泉胜从其是文人写起——文章题目即为“先文人后印人”,在叙述了王泉胜古典诗文上的成就之后才转入写其如何治印,最后又为王泉胜下一一定论:“属于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而在《施子清〈书法经纬〉序》一文结尾,他更为中国传统书家或艺术家之修为做了一个简要指明:

由文字学入手,经由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儒道释典籍、诗词歌赋、艺术史、书史、书论,进入和书法艺术息息相关的传统文化的磁场,言必称孔孟老庄,胸中矗立石鼓、秦篆、汉隶、简书、兰亭、魏碑以及自颜真卿迄于王铎的丰碑,消化之,汲取之,揉碎之,生发之,兀兀穷年锤炼之,腹有诗书,胸藏万汇,水到渠成,在生活与艺术的长期实践中击出耀眼的火光。这样,或许可圆书家之梦。

事实上,这亦是秦岭雪几十年来的自我修为。正是胸中饱积了如此多的中华典籍,才养就了他芬芳美好之

儒者品性,他的书法、诗歌与散文也才得以如此独具品格并倍获赞赏。而虽然时光流转,岁月更替,但艺术家之修为日深,艺术亦只会愈来愈加醇厚,此时的秦岭雪其人其文其艺正可谓是“龙鳞风雨老波澜”——以其对书法家施子清“既言阅历,又言书艺;既言人书俱老,又言笔墨纷披”之赞誉来颂扬他不也十分合适?! ■

#### 【注释】

王应麟:《辞学指南》,转引自吴承学、刘湘兰《序跋类文体》,载《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1期。

孔安国:《尚书序》,转引自吴承学、刘湘兰《序跋类文体》,载《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1期。

孙立川:《〈石桥品汇〉序》,见《石桥品汇》,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4年版。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357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

钟晓毅:《当代〈无题〉:新古典主义的艺术延拓——对秦岭雪新作〈无题〉的估衡》,见秦岭雪《情纵红尘》附录,246页,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

余光中:《〈逍遥游〉后记》,见《余光中集》第四卷,297—29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刘登翰:《〈情纵红尘〉序》,见《情纵红尘》,3页,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

(袁勇麟,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1&ZD111)

(上接第119页)市书写和城市文学建构的目标,以及她在人物精神塑造上的深度、技巧和语言方面的把握能力,都表明笛安的现世感极强的城市文学书写有着不可忽略的价值。至于她下一步的努力和探索,让我们拭目以待。■

#### 【注释】

④⑨笛安:《都市青春梦》,载《名作欣赏》2013年第4期。

笛安:《永远记得回来的方向》,载《新作文》(高中版)2007年第10期。

笛安:《灰姑娘的南瓜车》,载《天涯》2010年第3期。

笛安:《我用诚意铸就写作》,载《语文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3期。

笛安:《后记·那个小镇上》,见《妩媚航班》,418—419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⑧笛安、岳雯:《文学最该做的是创造一个世界》,载

《名作欣赏》2013年第4期。

⑩详细论述,参见谢廷秋《中国当代作家的城市想象与表达》,5—6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版。

⑪文白:《“文二代”挺近文坛》,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10月18日。

⑫陈晓明:《现代性的幻象:当代理论与文学的隐蔽转向》,263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⑬刘恒:《序·用文字开辟一个世界》,见《东霓》,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⑭苏童:《序·很美好,也很幻灭——关于〈西决〉》,7页,见《西决》,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⑮王婷:《论笛安》,载《南方文坛》2010年第5期。

(张自春,供职于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